



怀人集

臧克家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I25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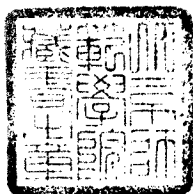
怀 人 集

臧克家 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67922



上海文艺出版社

767922

封面设计：朱展程

怀 人 集

臧克家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 插页 1 字数 134,000

1980年8月第1版 198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册

书号：10078·3152 定价：0.55元

前 言

我把这些年来所写的缅怀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朱总、陈总的文章，和回忆郭沫若、闻一多、老舍、王统照、何其芳同志的文章，编辑成为这本回忆录。

我所怀念的这些同志，都是我所崇敬，我所热爱的，而且和我都有过或长或短的接触。时间有的长达数十年，短的只有几次会见的机会。但不管认识时间的长短，接触机会的多少，都给我以极大的教育、鼓舞和振奋的力量，都使我感受到情谊的温暖，亲切。印象越久越深，情感长而弥笃。每一念及，形象如立目前，声音如在耳中，这颗心，立即沉入了往事的汪洋中，欣然，怅然，凄然，有时竟至泫然。

追忆往事，旧时代的烟云滚滚。对景怀人，新社会的风貌闪闪。大事小节，纷纷来到心上，言谈笑容，栩栩现于眼前。

写回忆文章，首先要真实。一般的不写。要忠实于回忆的人物，就个人所见、所闻、所感而写，不夸张，不压低，恰如其分。写回忆，不能有闻必录，如同流水账，要有选择，有重点。关键所在，一言一语，一个眼色也必须着力，因为这样可以表现人物的情态，性格，思想，富有典型意义。

写回忆文章，必须富于感情。思往昔，念亲人，表敬意，抒缅怀。人如在，心如倾。写时为之大感动，然后才能大动人。如果仅仅冷冷静静，条陈旧事，虽多何足贵？虽细不足珍。

写回忆文章，视接触的多少，感受的深浅，而定其长短。希望作到情文并茂，而大小由之。

以上是个人觉得回忆文章应该具备的条件与写法，我试学之，试为之，但未能之。

我回忆了我崇敬的，亲爱的革命前辈，文艺先导，同时把学习他们的文章附在后面，仅足以见他们功业与成就于万一，聊表我的一点浅薄心得而已。

一九七八年十月三日

1994/04

目 录

前言·····	1
伟大的教导 深沉的怀念·····	1
论诗遗典在	
——学习《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	6
毛主席的诗教	
——捧读毛主席诗词三首·····	11
会面无多忆念多	
——追念周总理·····	17
怀念逐日深·····	25
陈毅同志与诗·····	31
陈毅同志的诗词·····	41
得识郭老五十年	
——怀念郭沫若同志·····	49
反抗的、自由的、创造的《女神》·····	64
郭沫若同志的《地球, 我的母亲!》·····	74
我的先生闻一多·····	79
闻一多的诗	
——谨以此文纪念一多先生遇难十周年·····	96

海

——回忆一多先生·····	109
听争鸣念一多先生·····	116
闻一多先生的艺术创作·····	118
闻一多先生传略·····	123
老舍永在·····	131
剑三今何在? ·····	147
王统照先生的诗	
——《王统照诗选》代序·····	156
抬头看手迹 低头思故人	
——追忆何其芳同志·····	172

伟大的教导 深沉的怀念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我深深地怀念毛主席，亲切地回忆起二十年前亲聆他老人家就诗歌问题教诲我的动人情景。

毛主席对于诗歌，历来重视。一九七五年，在关于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指示中，也特别提到了诗。毛主席工作繁重，夜以继日，一九五七年还抽出时间叫我去专门谈诗，达二小时之久。这就足以说明他对诗歌创作的重视和关怀。当毛主席从我的汇报中知道《诗刊》就要创刊时，表示高兴。毛主席说，最近写了一些东西，《文汇报》向我要，正在考虑。我恳请给《诗刊》发表。毛主席抬头仰望了一下，似乎在作决定，然后说：好吧，就给你们。这不仅是对《诗刊》，而是对诗歌创作的一个巨大的支持！那时，纸张困难，为了争取份数，我们和当时文化部的一个负责同志争得面红耳赤。我向毛主席报告：纸张困难，《诗刊》只印一万份，太少呀！毛主席反问：你看印多少？我说：五万份。毛主席说：好，我答应你们印五万份。看，毛主席充分估计的是诗歌的意义和影响，而不仅仅是纸张。以后，我们给毛主席写了信，附上抄的一些诗词，毛主席马上回了信，并在抄稿上亲笔改正了几个错字。信上说：“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从这十二个字里，我们感受到的是多么丰富、多么深刻、多么激动心胸的重大意义呵！它庄严而简要，朴素又亲切！事隔十多年，

毛主席又批准《诗刊》复刊。毛主席胸中装着整个世界，但始终没有忘记诗！今天，我流着眼泪回忆毛主席的教导，深深怀念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还记得，毛主席欣悦地说：你在《中国青年报》上评论我那篇《咏雪》的文章，我看过了。我还记得，当毛主席送我出了客厅的大门时，还高举大手道别，说：“把你的作品送给我一份呵！”

一九五六年，毛主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伟大方针，同时很重视实际贯彻执行的情况。在谈话时，毛主席说：百花齐放了，象王统照……这样一些老作家都发表作品了，这很好！毛主席胸怀多宽，视野多广呵，为了革命，为了革命文艺的发展，毛主席破土、栽花，还注意它的开放。而王张江姚“四人帮”，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打击革命文艺作家，摧残、迫害革命诗人，对于满怀激情，愿以西天红霞为文艺铺锦的老年文艺战士，一概压之、打之，置于死地——至少是无用之地而后已！毛主席的这封信，毛主席的谈话，和“四人帮”对革命文艺的摧残与破坏，是何等鲜明的对立！

毛主席很重视民歌。一九五八年，在毛主席亲自关怀、号召下，民歌汪洋浩瀚，起了很大很好的鼓舞作用。毛主席谈文艺问题时，很强调民歌，说：民歌，由四言，发展为五言，最近七言的又多起来了。联系到在民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的教导，可以看出毛主席对民歌是如何的重视！而江青却与毛主席大唱反调，她讨厌民歌，诬蔑民歌是庸俗、落后、色情。她的思想、感情，她的文艺观，和工农兵是极端敌对的。

毛主席自己是用旧体诗、词的形式写作的，并说：我常用小令一类词牌子写点词，象工具，用熟了。毛主席自己写旧体诗、词，但告诫我们：“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这几句教导，摆好了新、旧诗的关

系及其作用，不以个人爱好为标准。

诗的好坏不在于形式的新旧。毛主席运用的是旧诗词的表现形式，字里行间呼啸着时代风云，响动着战斗雷霆，形式上有所突破，内容上完全创新。万人捧颂，千古传诵，象叶帅、朱总、董老、陈总、郭老……等，也都以旧体诗词著称。

但，旧体诗词确如毛主席所指示的那样，“束缚思想，又不易学”。时常看到一些青年同志写一些形似旧体而不合格律的旧诗、词，号称“解放体”，实在应该听从毛主席的教导，认真地去写新诗为好。

毛主席对新诗的缺点和要求也提出了重要意见：新诗太散漫，记不住。应该精炼，大体整齐，押大体相同的韵。毛主席并且提议：可以搞一本“新诗韵”——专为写新诗用的较宽的韵书。毛主席对诗歌创作的这三点要求，我一再学习，觉得十分重要。我们从事诗歌创作和评论的同志，应该认真体会，运用到创作、评论的实践中去。这是关系到创造民族形式的大问题。

毛主席对古典诗歌，有自己的喜爱。我们知道，毛主席常引用一些在政治上有进步意义的诗句。象龚定庵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毛主席也有个人特别喜爱的古代诗人。在谈话当中，对唐代两个大诗人——李白、杜甫，比较起来，毛主席更欣赏李白；但对杜甫还是肯定的，在成都参观“杜甫草堂”时曾评价杜甫的诗是“政治诗”。毛主席说：他们给我弄了一部《明诗综》，我看李攀龙有些诗写得不错。关于李攀龙，我略知一点情况，对他的作品没读过。毛主席的湖南口音我听不清楚，连问两三遍才明白了。毛主席论诗，是政治第一，艺术第二。“四人帮”对古典文艺，破坏毛主席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原则，一律视为封建毒素，成为民族遗产的罪人。

毛主席在给《诗刊》编辑部的信里说：“这些东西，我历来不

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读了这些话,我们感动极了。它真挚又谦逊。毛主席写诗,严格认真,千锤百炼,一个字也不轻易放过。例子太多,象“跃上葱茏四百旋”,“旋”原作“盘”。“金沙浪拍悬崖暖”,后来又将“浪”改为“水”,“悬”改为“云”。为了总结伟大斗争经验,为了抒发无产阶级革命豪情,毛主席在长征途中,在马背上,在圣地延安,在首都北京,写下多少时代风雷般的诗篇,但毛主席从来没想到发表,所以有不少已经散失了。有些老同志还可以背出一些残句。多可惜啊,多大的损失啊。毛主席不耻下问,那怕是一个句子,一个字,小至一个标点符号,意见合理,毛主席一定听从采用。就举两个字作例子吧。就在这封信发表不久,北京大学一个同学给毛主席写信说:“遗”字,应该作“贻”。毛主席同意了,还特别对《诗刊》编辑部打了招呼。见面的时候,我请教毛主席“原驰腊象”的“腊”字应该怎样讲?毛主席马上和蔼地反问:你看应该怎样?我说:如果作“蜡”比较好讲,“蜡象”正可与上面的“银蛇”映对。毛主席点头说:好,你就替我改过来吧。一九六四年元旦《毛主席诗词》正式出版之前,毛主席亲笔开列名单,让一些同志提提意见。有三篇作品,大家建议可暂不收入,毛主席同意了。毛主席这种严格、认真、诚挚、朴实,尊重群众意见的伟大精神,平易近人的作风,不但对文艺、诗歌创作的人,对所有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都是崇高的榜样。

当面受到毛主席的教导,先后接到毛主席给我们的富有重大意义的几封信,转眼已经多少年过去了。当年毛主席召我去谈话时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刻印在我的心坎上,永不磨灭。连亲切的声音笑貌,也栩栩如生。……

毛主席已经和我们永别了。今天,回忆毛主席对诗歌无微不至的深切关怀与培植,想到毛主席对我们的教导,感情起伏,

泪流不止。毛主席对诗歌问题深刻而具体的指导，对“双百”方针的重视与关怀，对诗歌和诗人的期望，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而“四人帮”篡改毛主席文艺方针，破坏毛主席对文艺的指示，已经得到应有的惩罚。党中央、毛主席坚持把毛主席和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继续进行下去，全国人民真诚拥护，干劲冲天。毛主席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会得到贯彻执行。诗歌创作，一定会更加繁荣。同志们，诗友们，春风得意，努力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战斗吧！

一九七七年九月九日

论诗遗典在

——学习《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

《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主要是谈的诗歌问题，但也涉及整个文艺创作；谈的是美学问题，但所涉及的是阶级立场问题——政治问题。

这封信，我捧读了许多遍。思考了许多问题，把韩愈、李贺的诗集重新翻阅了。觉得这封信，含蕴深厚，溯流追源，考虑了整个诗歌的历史，从《诗经》、《楚辞》一直到现代的“今诗”和“用白话写诗”，以及新诗的形式种种问题。越学习，越觉得毛主席学识渊博，思考问题周密而确切。一九六一年，毛主席给我写了两封信，想约我再去谈谈诗的问题，同年年尾又来了一封信，说：所谈之事，很想谈谈，无奈有些忙，抽不出时间来；而且我对于诗的问题需要加以研究，才有发言权。因此，请你等候一些时间吧。十六年后，读到毛主席给陈毅同志的这封信，使我感觉到他老人家虽然工作繁重，但对诗歌问题，无时不在考虑、研究，给予深切的注意！我，作为一个诗歌作者，得到毛主席当面的教导，我怎能不万分激动，而又充满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怀念之情呢！

首先，我们学习“诗要用形象思维”。这是文艺创作（诗在内）上的一个大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四人帮”是站在毛主席指示

的对立面。“四人帮”在他们的破烂文艺旗子上打出：“主题先行”，闭门造“人”，大搞“三突出”，拼凑人物与故事情节，高喊“革命”口号，从概念出发，叫嚷大写“与走资派斗争”的“英雄”，等等。“四人帮”以反动的文艺观，为他们的反革命政治服务。

毛主席教导：“又诗要用形象思维”，这里边就明确的包含着文艺作者如何取得形象问题，如何对形象进行选择、概括的问题。我个人体会，觉得其中概括了作者深入战斗生活的问题，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照着学习，便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从这一段重要的讲话里，可以体会到，一切创作的素材，一切人物、事物的形象，从斗争生活的实际中才可以取得，在进行创作时，才能用形象去思维。生活越深广，形象也就越丰富，在概括的时候，有所取，有所舍，有所爱，有所憎。阶级立场、政治态度、作家的世界观就其中起作用。所以毛主席又说：“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诗歌和一切文艺作品，应该是“形象思维”开出来的花朵，以它的色香动人。诗歌和一切好的文艺作品全凭它的饱含作者爱憎深情的形象去感动人，不是用理论去说服人。“四人帮”对抗毛主席的教导，反对作家深入斗争生活，关起门来创造“英雄”，他们在文风、诗风方面的遗毒，至今未全消。即以诗而论，长而空的东西还不少，从战斗生活中产生的，以它的形象令人感奋的佳作，还不够多。

毛主席对于古典诗歌，修养深厚，见解深刻而确切。毛主席

谈到的赋、比、兴，这是二千多年前《诗经》里的作品所使用的三种表现手法。言外推意，也就是肯定从《诗经》开始的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毛主席喜欢李白、李贺的诗，足见对《楚辞》的浪漫主义传统予以适当评价。李白、李贺的诗作，受《楚辞》影响较大，不甘受律诗的桎梏，富有创造性，艺术特色鲜明。他们的诗篇，奔放，奇崛，新颖，繁富。宋人，以散文入诗，有时理胜于情，没有唐诗的含蕴耐读。这种风气，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韩愈已开其端。入宋，此风大炽，在文学史上成为一体。历代评论家对它毁誉不一。毛主席批评“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毛主席对问题总是一分为二的。对宋人也并不一笔抹杀。象梅尧臣、苏东坡、范成大、陆游、杨万里等人的集子中，可以读到以形象动人的佳作，其中也杂有毛主席所指疵的东西。毛主席对写作旧体诗，要求严格。在给《诗刊》编辑部的信中就说过：“旧诗”“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在给陈毅同志这封信里，一方面对陈毅同志的诗作给予“大气磅礴”的很高评价，但在格律方面也指出“稍有未合”的不足。毛主席谦虚，对自己写的律诗，也不满意。对于词，毛主席五七年一月的时候，就曾经对我说过：我常用小令一类词牌子写点词，象工具用熟了。毛主席在这封信里又说：“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

毛主席说：“不讲平仄，即非律诗。”这是至理明言！号称律诗，就得合律，有所突破可以允许，但基本上不能逾越。直到现在，有不少同志学写旧诗，完全不按旧诗规律，而又形似，美其名曰：“解放体”，有的甚至把乱格的东西，标之以“律”，期期以为不可！

毛主席谈到了“今诗”问题。我揣摩所谓“今诗”，就是今天写的旧体诗。象毛主席所指出的叶帅、董老的七律、五律给我们

树立了典范。今天作旧体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这就是要求今天写旧体诗，必须有新的思想、情感，新的意境和语言。不能用僻典，使它成为大众欣赏的障碍物。旧体诗，必须配合革命形势，服从斗争要求，成为时代的号角。不能把今日的旧体诗写得古香古色和过去一样。

关于新诗的形式问题，毛主席多年来一直在关心，在给我们指出一条遵循的路子。以前指示说：“精炼、大体整齐、押韵。”又说，在民歌、古典诗歌基础上发展新诗。陈毅同志写过新诗，毛主席对他说：你还可以写新诗，你的胆子大，我不敢写。毛主席所以不敢写新诗，我想主要是为了新诗没有一定的形式。他老人家也说过：新诗改造最难。他念念不忘地在为着新诗的形式操心。在给陈毅同志的这封信里又提出了“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毛主席一再强调民歌是创造新体诗歌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就关联到新诗的群众化问题，也就是如何创造为广大人民群众喜见乐闻的新诗的民族形式问题。这个问题，自从新诗诞生一直到今天，在六十年漫漫的长途上摸索、寻求而仍未得到解决。从毛主席一再的指示中，我们要认真想一想，新诗应该写成个什么样子？应该写成：短小，精炼，生动，活泼，象民歌，象古典诗歌，但又不是民歌，不是古典诗歌，而是吸收它们的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相对固定的、为人民群众所承认所喜爱的一种新体诗歌。这，应该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特别是从事诗歌创作的同志们。我们有责任遵照毛主席指示的方向努力去试验、去实践，现在新诗的情况，是远远没有走上毛主席指示的途径的。

毛主席说，诗歌创作，“赋也可以用”，但是强调了“比”、“兴”两个方法。因为“诗要用形象思维”，而以形象去感动读者的。可

惜的是，我看，现在诗歌创作，用“赋”的表现方法的却占着不小的比重。真情实感浅淡，只能铺述直陈，既空且长，令人生厌。现在有些新诗，象分行写的散文。实际上，比古代的一些优秀的散文也是逊色的。我们今天写新诗，应该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写作的时候注意“形象思维”，切忌“直说”，有如散文。在形式方面，向民歌学习，使它短小精炼，容易记住，又便于吟诵。这样，才能真正使新诗深入群众，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发挥它的战斗伟力。